

紅軍的後代

顧工



红军的后代

顾工



北京出版社

巍巍雪山，茫茫草原，壮丽的风光，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，浸透血泪的苦难和斗争，曲折的富于传奇性的故事，通过这篇描述我军五十年代进藏筑路的小说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它反映了我军与藏胞并肩战斗，粉碎敌人破坏，建设祖国边疆的豪迈气概；歌颂了人民子弟兵继承红军光荣传统，坚决走长征道路，永远是战斗队，又是工作队的英雄业绩。

作者笔下洋溢着激情和诗意，形象鲜明，有着较浓郁的地方色彩，在艺术风格上有所探索 and 追求。

封面、插图 董辰生

红军的后代

顾工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186,000字

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1·229 定价：0.59元

目 录

- 一 金沙江畔…………… 1
- 二 “驱汉事件”…………… 17
- 三 草原上的奇遇…………… 30
- 四 勇敢的人…………… 44
- 五 开花的村庄…………… 57
- 六 石狮子的忿怒…………… 73
- 七 新的天地…………… 92
- 八 在烧焦的土地上…………… 108
- 九 休息的日子里…………… 128
- 十 炸药库的爆炸…………… 146
- 十一 星光下和霞光下…………… 171
- 十二 雪山在抖动…………… 187
- 十三 山洪滚滚…………… 198
- 十四 惊雷后的惊雷…………… 212
- 十五 希望中的桥…………… 232
- 十六 追寻、追寻…………… 250
- 十七 密室中的密谈…………… 257

十八	单刀直入·····	268
十九	熊洞里的毒蛇·····	284
二十	飞向金色的未来·····	290
续歌	新的画卷·····	301

后 记

一 金沙江畔

金沙江，从巴颜喀喇山上倾泻下来，穿越过无数拦阻的雪岭冰峰，咆哮着，怒吼着，向南，向东，向着浩淼无际的海洋奔腾而去。金沙江，从通天河开始，出三峡，到崇明岛，沿途编织着、流传着多少绮丽的故事，船夫的号曲，农奴的呐喊！

今天，在金沙江的中段，在穿越康藏的峡谷中，虽然还和千万年来一样，翻腾着浪花，喷溅着银沫，但在它狂暴的窜跃中，却洋溢着喜悦，震响着欢呼。它从来没有见过在它身边扬起过这样灿烂、这样鲜明耀眼的红旗，连波光也辉映得分外娇艳。更从来没见过这样威武雄壮的队伍，他们头顶红星，眼放光彩，啊！这些刚毅挺拔的军人，确也似曾相识，他们不就是当年从这里经过的红军的后代吗？是的，是红军的后代！

这红军的后代，正从没有路的地方开拓出路，没有桥的地方架起了桥，没有脚印的地方落上阔大的脚印。听，这是他们的军歌：“向前、向前、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这支英雄队伍，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，接受了全国人民的委托，正向康藏地区浩浩荡荡地进军。

不管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分子怎样恐吓，不管雪山中的反动势力怎样癫狂，他们仍然无畏地坚定地前进、前进。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，为了百万农奴的翻身，他们不怕风刀雪箭，不怕虎豹熊罴，无畏地昂扬地前进、前进……

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，解放了屹立在宁静山脉和怒山山脉之间的康藏地区的重镇——昌都。这消息伴随着山鹰和海鸥的翅膀，很快飞过了山峦大海，使得雪山那边和海洋彼岸许多官厅里的谋士，背着手在地毯上懊丧地踱步；或围着地图，注视着这世界屋脊，不甘心地唉声叹气。

红军后代的先头部队，在继续凿山劈岭向前胜利挺进；后续部队携带着大量物资，也在不断地横跨条条冰川巨流。现在，在金沙江的东岸，正有一个团队沿江伫立。这个团队每个指战员的心情，都象搭在绷紧的弓弦上的锐箭，渴望立即射过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、雅鲁藏布江，直到拉萨河，直到珠穆朗玛。但他们突然接到军部传来的命令，叫他们在这江边运输物资，驻守待命。

每次接到“待命”的军令，总会在部队中引起一番惊喜和猜测。接受新的重大的任务，永远是每个指战员最热烈的渴望，渴望这即将来临的任务更艰巨、更险恶，因为和困难作斗争，已经成为每个革命军人共同的愿望和品格。

“在这向西藏进军的路上，你说除了打仗以外，还能有什么别的任务？”在江边突兀的岩石上，使劲用大头毛皮鞋跺着脚的一位青年连长，向他身边的老战友发问。

“建设！”他的老战友就是这个连队的指导员，他望着

金沙江的浪花和漩涡，沉静简练地回答道。

这回答虽然只有两个字，但确实是很有分量的。这两位军人都是东南沿海的人，他们转战在豫、皖、苏、鲁，以后又横渡长江，登上了祖国海疆的许多礁石和岛屿。以后一道军令，又使他们从东向西。滚滚硝烟、蒸蒸尘土，迷濛着八千里路云和月，终于翻越过二郎山，飞跨过大渡河，来到了这冰天雪地的苍茫境界。在前进的路上，他们日益明显地感觉到：“战争”这位老伙伴，似乎要即将分手告别了；“建设”这位新同志，看来马上要和他们握手言欢。想到这些，心绪是复杂的，多少年来总和老伙伴——“战争”，混在一起，出生入死，混得很熟悉了，现在要告别，还真有些依恋不舍；但对新同志——“建设”，是多么希望赶快结识，可又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么容易接近，容易打交道啊！

“对，咱俩的下半辈子就交给这康藏地区吧！解放了的祖国，哪儿都需要建设，可是依我看，这康藏地区尤其需要建设。过去一直传说这里是不毛之地，野兽出没，人迹罕见，当然这些有的是故意吓唬人，有的是因为缺乏调查研究。现在咱们才进了这康藏的大门，我觉得这地方确实不错，很有点意思，很合我的胃口。我向来不喜欢绵羊似的小山，丝绸般的小河，我就喜欢这里巨人似的山峰，它象披戴着银盔银甲的武士；我就喜欢这飞龙似的河流，它仿佛能推动人一跃千里……”

连长高勇进伴着这滔滔的江水，抑制不住满腔激情，

抒发着自己的感受。他有军人的性格，同时也有诗人的气质；他勇于行动，同时也善于幻想；他敢于踏碎敌人的重重堡垒，同时也能醉心地欣赏这山野间的无限风光；他勇猛，却也善于钻研和沉思。他遇着一件重大的事，就象追歼敌人一样，抓住不放，穷追猛扑，直捣黄龙。但他同时又对周围许许多多事物都有兴趣，都爱关心。他既深邃，又渊博，许多矛盾的特征，在他的身上却得到了完美的统一。

“对，很有点儿意思！”指导员贾怀玉学着他这位老战友的口头禅说，“有人说四川是天府之国，可是依我看，康藏也是个地球上的珠宝箱。听说在这条江的两岸，就有几十公里长的铁矿带；在拉萨的北面，就有九百多里长的金矿矿苗；除这些以外还有水晶、云母、硝矾、硼砂，还有玛瑙、琥珀、翡翠……”

“哎哟，我的指导员，这真是很有点儿意思。一谈到建设，你简直象个矿物学的专家了！”高勇进兴奋地嚷嚷着，他竭力想盖过贾怀玉的声音，因为他也有许许多多的话急待要说，“你别忘了，搞建设除了矿产以外，水力资源也极为重要。我在进藏路上，有天和师部的一位工程师一道走，他对西藏很有些了解，他说的事都很有点儿意思。他说，据他初步估计，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水力资源，就达六千多万瓩，几乎和美国全国水力资源相仿佛；光是那河曲一处，就可以发电五千多万瓩，将来可以修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……”

这两位年轻的连队指挥员你一段、我一段谈得兴高采烈，眉飞色舞；站在他俩边上的通信员小田，听得更是津津有味。他是个在四川才参军的新兵，个子不高，干起事来特别敏捷、俐索。他象个初生的牛犊儿，总是睁大眼睛，新奇地张望着这绚丽多彩的世界。他听到这里，纳闷地插嘴问道：“连长，指导员，你们都把康藏说得这么好，这么富，又是地球的珍宝箱，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力资源地，可是在进军路上看到的藏族人民，为什么都是这么穷，这么苦？为什么他们还挖苦苦菜？还穿烂羊皮？”

“这是由于阶级敌人长期的压迫，残酷的剥削！”贾怀玉又作了简洁的回答。他最不喜欢把明确的思想，淹没在语言的长河之中；他最不喜欢听那些言之无物的长篇“报告”。不过，他这极为扼要的答复，似乎还满足不了小田强烈的求知欲。高勇进立即接上来，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补充：

“在这康藏地区，直到现在还是个半封建、半奴隶制的社会，农奴主对农奴实行着最残酷的统治，除了那些超经济剥削的地租以外，还有种种意想不到的苛捐杂税。比如一个小农奴刚刚出世，马上要交‘出生税’，生的是个单眼皮的，还要另外附交‘单眼皮税’。以后每年要交‘娃娃税’，到十八岁要负担‘人头税’。如果要触犯了农奴主，挨完鞭打折磨，还要交‘鞭子税’。抓进牢狱，要交‘入狱税’。甚至藏军在每年收缴军费时，如果农奴交不出来，就要把农奴的耳朵割掉，美其名叫做‘耳朵税’……”高勇进说到这

里，突然忿怒起来，他是冷静的，同时也是好动感情的。他厉声说：“你们想想看，在这块康藏土地上生活的一百万农奴，他们怎么能不穷？不苦？怎么能不翻身？不解放？真是一天都不能等，一小时都不能等！毛主席号召我们进军，我们就必须加快步伐前进，前进……”

在高勇进激昂地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身边已经不只是贾怀玉和通信员田禾青了，增加了许许多多渡口边搬运物资回来稍事休息的排长、班长和战士们。大家的心情也都象金沙江水一样翻腾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渡口那边一片繁忙，人欢牛喧。那牛可不是一般的牛，它浑身披满几乎拖地的长毛，有黑的，有花白的，那锋锐的长角，象藏族人民打猎用的火枪上的长杈，随时都仿佛准备冲击和战斗。这种牦牛、犏牛，象沙漠上的骆驼一样，能耐饥、耐寒、耐劳，能驮运着几百斤重的东西，踏破茫茫雪原，攀登皑皑冰峰。现在几百条牦牛、犏牛都拥挤在渡口旁边，卸着各种各样从全国各地运来的物资。驱赶着牛群跋涉来的藏胞，在刚拉开的帐篷边，用于牛粪烧着火，熬着只见茶杆、不见茶叶的浓茶。粗糙、裂口的手捏着糌粑团，送进嘴里。糌粑团也有好有坏，好的都是用细青稞面搅拌着酥油；坏的就只有青稞皮掺合着豌豆粉；更坏的是拌着大量野生的红色草籽，称为“让巴”。那简直就象内地的饥民吞咽的观音土一样，又苦涩又堵嗓子，但百万农奴每天大量吞咽的就是这样一些东西。穷苦的藏胞见到解放军，真象是第一次从黑暗的地洞里爬出来，见到了鲜红的

太阳，雀跃、欢喜，不胜惊奇。他们主动热情地聚拢来，牵着自己仅有的牲口，帮助解放军引路、运输。在狭小的山路上，米包被荆棘划破了，大米哗哗地流了出来，他们便小心地把米粒一颗颗拾起，放进米包中，再掏出骨针，把米包一针针缝严实。他们再饥再饿，也决不把一粒米渣揣进自己的私囊。高勇进和藏胞们一路行走时，深深被他们这种诚实、无私的品质感动了。他问一个正在缝米包的老人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格桑。”

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牛厂娃^①。”

这个叫格桑的牛厂娃，快有六十岁了，他放牧放了已近五十年。他从头到脚，布满牧主抽打的鞭痕。但他仍然是那样善良，从来舍不得抽打任何一匹暴烈的牦牛；他仍然是那样刚健，在风飞雪旋中不停地高唱着沉郁的山歌：

问天上云朵，
你可能听懂
我这农奴的山歌？
云朵飘散了，
天空在沉默。

① 牛厂娃就是给牧主放牧的牧奴。牧奴每年要向牧主交大量的奶、肉、酥油和金钱。

问地上花朵，
你可能听懂
我这农奴的山歌？
花朵凋谢了，
草原在沉默。

问身边牛羊，
你可能听懂
我这农奴的山歌？
牛羊欢跳了，
和我更亲热……

格桑唱到这里时，在他沉郁的歌声中，突然渗进一种乐观的激情，调子变得更悠扬：

牛羊啊！
你和我翻山过河，
牛羊啊，
你和我穿林爬坡。
去寻找幸福吧！
幸福正在飞来，
驾着金色的云朵……

现在高勇进、贾怀玉、田禾青和连队许多同志又走向渡口，准备继续加紧搬运物资。这物资实在是堆积得太多了，除去许多重要的军用物资外，还有大量的生活用品、主食、付食。各种各样的木箱、草包、麻袋，上面贴着、挂着从全国各地运送来的标记。有四川、湖南的大米、腊肉和花生；有山东和山西的面粉；有上海和南京的医疗器材和水果罐头；有内蒙的奶粉和青海的毡靴；有北京的帐篷和长春的风镜……

“看，全国人民都向我们伸出了热情的手，都在盼望我们早日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峰！”高勇进望着这堆积如山的物资，兴奋而豪迈地说。

“藏族人民更是这样！”贾怀玉随手抚着一头巨大牦牛的茸毛说。他感到进藏时间虽短，但对康藏确实是已经一往情深。

“格桑！”

高勇进瞥见格桑老人正蹲在那里，忽扇忽扇地按动着羊皮风箱，给紧张劳动、挥汗如雨的人们烧着热茶，便象故友重逢似地大声招呼。

格桑抬起头来，还没有来得及答话，这时江心中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使得渡口边的所有军民都惊动起来，呼唤起来。原来是有一张载运着一部发电机和发报机的木筏，划到金沙江的中心，撑篙点着一块礁石时，用势太猛，折断了，木筏和上面的人以及物资全被湍急的江水卷走了，以每秒钟五六公尺的流速，向着下游急漩而去……

格桑什么也顾不得说了，马上扔下手中的羊皮风箱，大吼一声：“要赶快把那筏子抓回来！”说着，他就两手举起一只牛皮船，把它扔进河里，随手抄起一把木桨，就要划动。

“不，格桑，你年纪大了，体力不行，让我去追！”

“让我去追！”这四个字的喊声特别响亮，大有喝退金沙江水的气势，更使人震惊的是这喊声还是嘹亮的女高音。高勇进随着大家的目光向这位女藏胞望去，只见她身材高大，与一般男子齐肩；眉眼深浓，目光中闪射着炽热的光彩；嘴唇又宽又厚，头发乌黑，一根粗大的、红绒绳绕成的大辫，全部盘绕在头顶上。她全身没有那些妇女们所喜爱的特有的装饰品——金银镶嵌的花牌啦，在黄铜中夹着松耳石的“干姆”^①啦，红绿呢绒缀成的条带啦，没有，她没有这些；她只在浅蓝的布衣外面，套件粗毡的长背心，腰间系根紧身的红绢带，边上钉着颞白贝壳磨成的大钮扣——全身仅只有这样一粒闪光的钮扣，显得又俐落，又矫健。脚上连双布袜也没有穿，阔大的赤脚套在一层薄牛皮的靴子里，走起来显得分外轻盈、迅速。她象只从天而降的鹰，跃进牛皮船。格桑见是她来了，就不由自主地把桨松开。岸上，几十名藏胞紧紧揪住的心，随着稍稍松缓了些。

“阿妈，我和你一块儿去！”又是个清脆的女声，这声

① 干姆：藏语，即耳环。

音和刚才那位女藏胞的音色，是那样相似相近。只是由于她年纪要小得多，音量要单薄一些，但非常柔美。高勇进和军人们不由得又向这女孩注视过去。她和她阿妈长得非常相似，身材相差不远。脸似乎更圆润一些，眼睛也象两颗又圆又亮的星星，微微启动的小嘴，象朵欲放未放的红花，含着层蜜似的光泽。脸上没有涂一般女孩常涂的“多雅”^①，鲜红的血色在两颊上浮动。看来她的阿爸和阿妈是宠爱她的，在她身上佩着许多五彩缤纷的装饰品，当然没有一件是贵重的，但都十分得体。尤其是在那梳成十四根的小细辫子上^②，系着各种颜色的螺珠，在头顶的密发深处，还插着颗大蜜蜡和小珊瑚枝，跃动时，这些都随着一起跃动，更增添了活泼、娇憨的情趣。

“金珠，你就快跳上来吧！”

随着牛皮船上阿妈的一声召唤，这位名叫金珠的藏族小姑娘，已经象只飞燕似地飞落到皮船的中心。牛皮船刚拨离开岸，马上就象在狂风中吹飞的一片落叶，在激湍的江流里疾驰而下。但船上的这对母女，似乎还嫌船驰得不够迅猛，她俩手中的桨和篙，还在不停地划动和戳点……

刹那间，船越去越远，最后在几个浪峰上跳了几跳，就完全看不见了，踪影消失了！

高勇进刚得知载发电机和发报机的木筏被江水冲走的

① 多雅，一种树胶似的发粘的防晒品。

② 藏族风习，有些未婚少女都依据年龄来梳发辫，长一岁则多梳一根辫。婚后，则梳成一根大辫，绕于头顶。

时候，本想自己带两名战士跳上另一张木筏，去挥篙追赶；但金沙江的水性，自己完全不熟悉，正准备想别的办法时，却被这对藏族母女抢先一步，拍浪穿波地飞驰而去了。他和所有装卸物资的指战员，都很为这母女担心，当然她们是熟悉这里的每朵浪花和每个漩涡的，可是激流和急转弯处的暗礁，并不是好拨弄的，动作的快慢缓急，如果有头发丝细的那么点儿差错，就可能造成巨大的不幸，人倾船翻！……高勇进眼睛一动不动地直盯着下游，下游青灰色的波浪渐渐被弥漫开来的薄暮遮掩了，越来越迷濛，越来越模糊。这时，这位青年连长心中的焦虑，也在越来越加重、加重！

高勇进紧握着站在身边的格桑老人的手说：

“你知道那位跳上牛皮船，抢过你手中木桨的妇女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孙战英。”

“啊？这完全不象藏族的名字！”

“对，她不是藏族，她和你们一样，当年也是毛主席队伍里的战士，她是一位女红军！”

“女红军？！”不仅是高勇进惊讶得高呼出声，就是簇拥在他身边的战士，也禁不住惊诧得喧叫起来。高勇进忍不住又紧着追问一句：

“那个叫金珠的女孩，是这位女红军的亲生女儿吗？”

“对，就是在这金沙江边的雪山中，生下的一个好女孩啊！”格桑止不住赞扬地说。